

我的山居 动物同伴们

朱天衣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我的山居动物同伴们 / 朱天衣著. -- 福州 : 海峡书局, 2013.1

ISBN 978-7-80691-803-6

I . ①我… II . ①朱… III 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85225 号

我的山居动物同伴们

著 者：朱天衣

出版发行：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海峡书局

地 址：福州市鼓楼区五一北路 110 号海鑫大厦 7 楼

邮 编：350001

印 刷：北京昊天国彩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0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：10

字 数：133 千字

版 次：2013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80691-803-6

定 价：36.00 元

书中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



我的山居 动物同伴们

朱天衣



前言

从有记忆开始，我的身边便围绕着许多动物同伴，它们陪伴我长大，所给予我的是说不尽的快乐。虽然其间的生离死别，也曾让我黯然心伤、低回不已，但我真的无法想象在生命中，如果没有它们的陪伴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。

我会住到山上，也是因为这些同伴们带着我来的。虽然我一直有山居的梦，但如果失去它们，这梦只会遥遥无期，可能永远不会实现。

如今，我和这些同伴们拥有了一个和天堂差可比拟的家园。在这里我们拥有足够的空间、美好的环境，让我们的生命都得到了安顿。更重要的，我也在此得以继续学习成长，我学习着谦卑地面对周遭的自然环境，我也学习着尊重这环境中的所有生命。也许我还没学会所有，但我愿意继续以谦虚及尊重的心，面对未来的每一天。





我很感激父母在我年幼的时候，以身教让我明白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珍重，不止是人的生命，连身边没人要的猫猫狗狗都该被尊重。他们并没和我说过什么大道理，就是这么做了，数十年如一日地这么做了。在别人眼里，完全不合经济效益的事，不合主流价值的事，在他们心中却是极平常、理当该做的事。

我不会忘记那些曾陪伴我成长的每个动物同伴，它们的生命或长或短，都一样丰富了我的生命，过去如此，未来也如此，若说我能回报它们什么，那大概就是找到这样一个如天堂般的家园，而这也是它们所给予我的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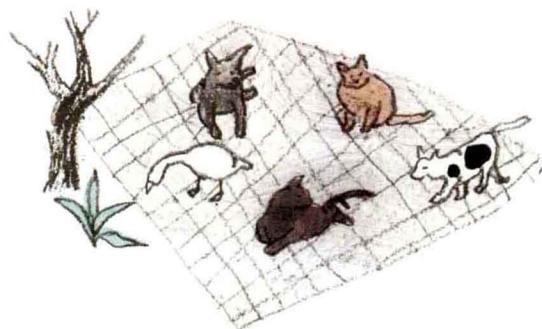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- 007 新天新地
- 015 邻人们
- 021 原住“民”
- 029 我家门前有小河
- 037 我的绿色伙伴
- 045 与虫虫共舞
- 051 霸王蕾丝鹅（一）
- 056 霸王蕾丝鹅（二）
- 061 邮票猫
- 068 红冠家族
- 077 鸟事二三
- 088 我们家的食物链
- 092 龟
- 100 关于命名
- 108 斗牛士
- 114 所罗门王的指环





- 122 罗马公路
127 等待秋天
135 远山
142 四季桂
149 山居
157 附录：小河淌水



新天新地



老实说，当我第一次站在这片野地前，并不觉得如何。

在此之前，我们已经寻寻觅觅好长一段时间，为已容纳不了的狗儿猫女寻找一个新家园。基于过往的经验，是离人群越远越好，但也不能远到每天上课出入成问题，于是便以当时所住的龙潭，方圆半小时车程可达为目标，上山下海的找了起来。从大溪到竹东偌大的范围，都曾遍布我们的足迹。其间有合意的，但却不是我们经济能负担得起，便宜的，不是挨人太近，就是缺水缺路的，总之，就在希望一再落空、快放弃的时刻，终于在关西锦山找到了这块不起眼，三四十年无人闻问的野地。

说它是野地，真的一点也不夸张。出入是一条勉强称得上路的黄泥小径，两旁杂草比人还高，四轮驱动的吉普行驶其间好似野马奔腾。奔马百来米，来到地缘，仍是荒草漫漫，隐隐听得到溪流湍急声，却被重重垂挂纠葛的蔓藤遮住了视野，什么也看不到。勉强走进地里，便被半人高的鬼针草给扎得全身中箭，再往深处走，地便越来越湿，最后索性连鞋子也陷进泥沼里拔不出来。可疑呀！依我阅地无数的经验，这水来得诡异，怕不是好事，但看介绍地的杨先生领头勇往直前去研究水是怎么来的，我也只能驻足止步。放眼瞭望，约莫看出它是块坡地，好在坡度算缓，除了临河的那一面外，邻地只有一处有人耕作的痕迹，其他地也是荒草漫到山边，唯一不同的是，我们这块地大石头忒多，荒草长得坑坑疤疤，有些像癞痢头。



我和猫猫狗狗的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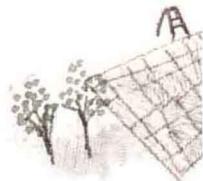


经他们研究，那水是从地里冒出来的，问题不大。产权证上是 400 坪（1 坪 \approx 3.3 平方米），但连周边的河川地加在一起 700 坪跑不掉，价钱合理，甚至有些偏低。我不太相信自己的好运道，便忍不住问道：“这么便宜为什么没人买？”杨先生缓缓道：“也有人来看过，有的嫌溪水太吵，有的嫌石头太多不好耕作，总之缘分未到。”“咦？溪水不是大自然的声音？谁会嫌天籁太吵？”听到这块地被嫌得没啥道理，同情弱者的心便有些松动，至于石头多，反正我们没务农的打算，这也不成问题，于是当场付了订金，决定买下这块地。

一直到所有手续办清，仍很难相信这块地就是自己的了。为避免和邻地有纠纷，于是我们请人来鉴界。当测量完，抱着红桩，一根根打进土里时，觉得好似西部拓荒者围栅栏的景况，只是人家围的是牛和马，我们围的是狗和猫，这也才真觉得这块地是猫猫狗狗和自己的家园了。

整地时，很幸运地认识了林瑞禄先生，他是当地人，专司“怪手”。他帮我们把坡地分成四层，除了让地有层次感，更重要的是做好水土保持，用来垒坡坎的正是自己地里被人嫌弃太多的石头。听林先生说才知道，石头会那么多是因为上面人家整地时不要，全滚落到我们地上，大大小小上千块，垒到最后一块，恰恰好用完，比女娲补天还神准。

林先生还把那片湿地的源头找着，原来是个涌泉，便把它围拢起来，并在它的外围挖了个大水池蓄水，我们和狗猫四十来口喝用不尽，即便遇到大旱年，水量少了些，也从未枯竭，且原本大片的沼泽不复再现，人狗猫行走其间安全无虞。后来，也从溪里捞了些鱼虾饲于池里，其他蝌蚪、螃蟹等水生生物也不请自来，这涌泉已自成了一个自然生态池。



在这生态池下方近河处，我们俩又挖了个光合池，池里种了苦草净水，还养了台湾盖斑斗鱼吃孑孓，池边埋了个百人份的化粪池，化粪池排出的废水先进光合池中净化一番，再流入溪里。没多久，这光合池也引来无数的蛙类、虾蟹在此繁衍，入夏后，更成了萤火虫的大本营。傍晚起，荧荧灯火便是由此出发展开夜游的，若拿手电筒一照，可热闹了，池里苦草上无数虾蟹晶亮的眼睛，不畏人的正朝着你望呢！滴溜溜的好似不解你为什么要打断它们的仲夏夜之梦。

我们的涌泉池





衔接这两个生态池、光合池的是左右两渠环地的山沟，靠右明沟部分，只因为随意捡来几块野姜花根扔掷其上，隔年便徒子徒孙地漫生起来，第三年索性霸占整个沟渠，几百株的从仲夏直香到中秋，非得把它剃平了，才换秋桂登场。

这块地上原生的树也多，有认得的、不认得的，最大宗的是茄冬、鸟榕、九芎和山棕，靠溪畔的有台湾水柳，以及三株参天高的枫香，它们的根整个盘踞了临河的地缘，偌大一块地便是靠它们抓稳的，真是功臣良将呀！我们本就好绿，所以尽可能地保留下所有的树，另有一棵年已古稀的破布子，干粗且斑驳，枝桠佝偻向天伸展着，一树的果实却是看得到摘不到，靠根部还长了几朵亮褐色的灵芝，据邻人的判断，这老先生应已有百年高龄，不由人肃然起敬。

我们的光合池





新天新地垒大石头时

至于那各式各样的蔓藤则都被我们除了尽，有的粗得像巨蟒，有的看似柔弱，却也一样把大树缠得七荤八素。我们花了几天的工夫，才突破一层一层纠缠不清的蔓藤抵达河边，好几次被困在其间不见天日，恍若置身亚马逊河的热带雨林，望着手上缺了牙的开山刀，觉得自己已可跻身探险队之列了。

其实比之于蔓藤，更让人丧胆的是菅芒草，这怪物生命力之强悍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。若只是割除，那么不待春风，任何一种东南西北风都可以让它复生孽长；若想一劳永逸地斩草除根，那非得用锄头不可；至于已成丛状的菅芒草，那么对不起，连锄头也奈何不了它，非得“怪手”出马不可。而很不幸的，我们地上就尽是这样一丛又一丛的菅芒家族，于是，它们成了我开拓史上最大的噩梦。

而另一个让人恨得牙痒痒的就是鬼针草，如果它不请自来地落在人衣服上，那么就算洗衣机也搅不落。为此，我们拓荒时都必须选择尼龙材质

的工作服，如此一来汗水便像瀑布一般地直灌雨靴里。更惨的是，若它找上狗狗攀附，那么很快便会让狗毛结成条状、甚或是球状，所以开拓初期，简单说便是一场与鬼针草的奋斗史。为了毕其功于一役，我们都是以连根拔除的方式扫荡，也就是说必须以最笨的方式蹲在地上一根一根地拔除，有时候我并不排斥这种不花脑筋的死工夫，但 700 坪的地速度得快，不然这头拔完，那头又冒了出来，才真叫人欲哭无泪。所以每当邻人惊叹为什么独独我们地上不长鬼针草，欣慰之余，也不禁捏把冷汗地暗道：“好险！我们的地不是论分、论甲，而是以坪数计算的。”

当地整好，当蔓草除尽后，我们在层层叠叠的坡坎间，以石头堆叠出一阶阶的石梯，其中有一道石阶便直通河底。至此，每当劳动到一个地步，汗湿了又干、干了又湿，衣衫上快结晶出盐粒时，我便会整个人泡进溪水里，洗衣、洗身，顺便洗洗心神，有时枕着石头小憩一番，看着透过绿叶的光影斑斓得撒在周身，溪水在耳际呼噜呼噜流过。我仍是不明白，这呼噜声哪点吵人？不过也幸好有人嫌，这片天地才能暂时为我所独享。我一直清楚知道，和这块地的缘分不是无止尽的，我们和猫猫狗狗都是过客，容它许我们有个落脚、栖身之处，有一天我们都物化了，一切都还要还回去，只希望届时奉还时，不至会汗颜呀！

如今每当友人上山小聚，看到的是已经安顿好的一切，做向导介绍家园时，忍不住要细说从头，这块地原是如何的蛮荒，后来经过我们……在友人礼貌的惊叹回应声中，我清楚知道那段用汗水堆叠的开拓史，其实并不与人相干，也不必与人相干，它只是自己心底一段甜美的记忆。因为就算在烈阳下、寒风中孜孜勤恳地劳动，我们也从没觉得苦过，反而觉得扎实得不得了，因为每付出一分心力，便清清楚楚地留下一分成绩，真个是一步一脚印，公平得很，也许这就是与土地亲近颠扑不破的道理吧！



邻人们

